



百姓摄影  
BAIXING SHEYING



金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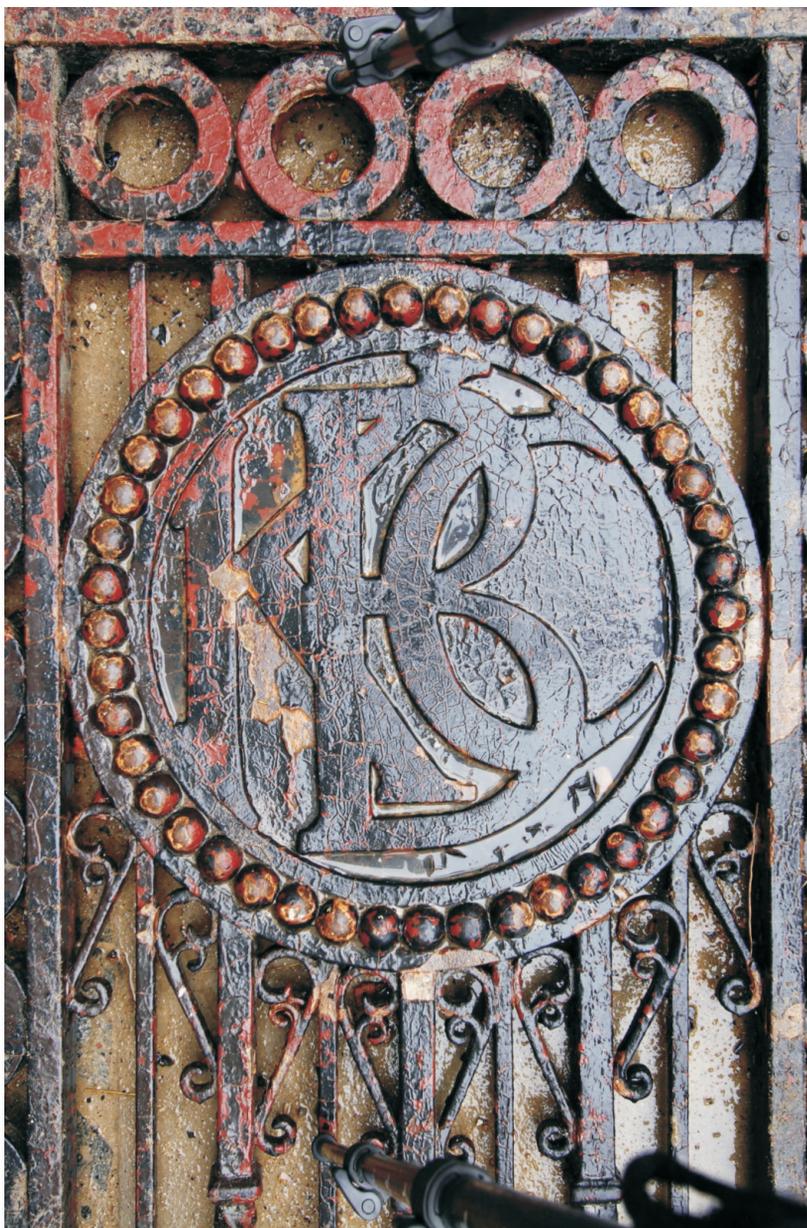
原金城银行（武汉少儿图书馆原址）（宗晓斌 摄）

# 金城银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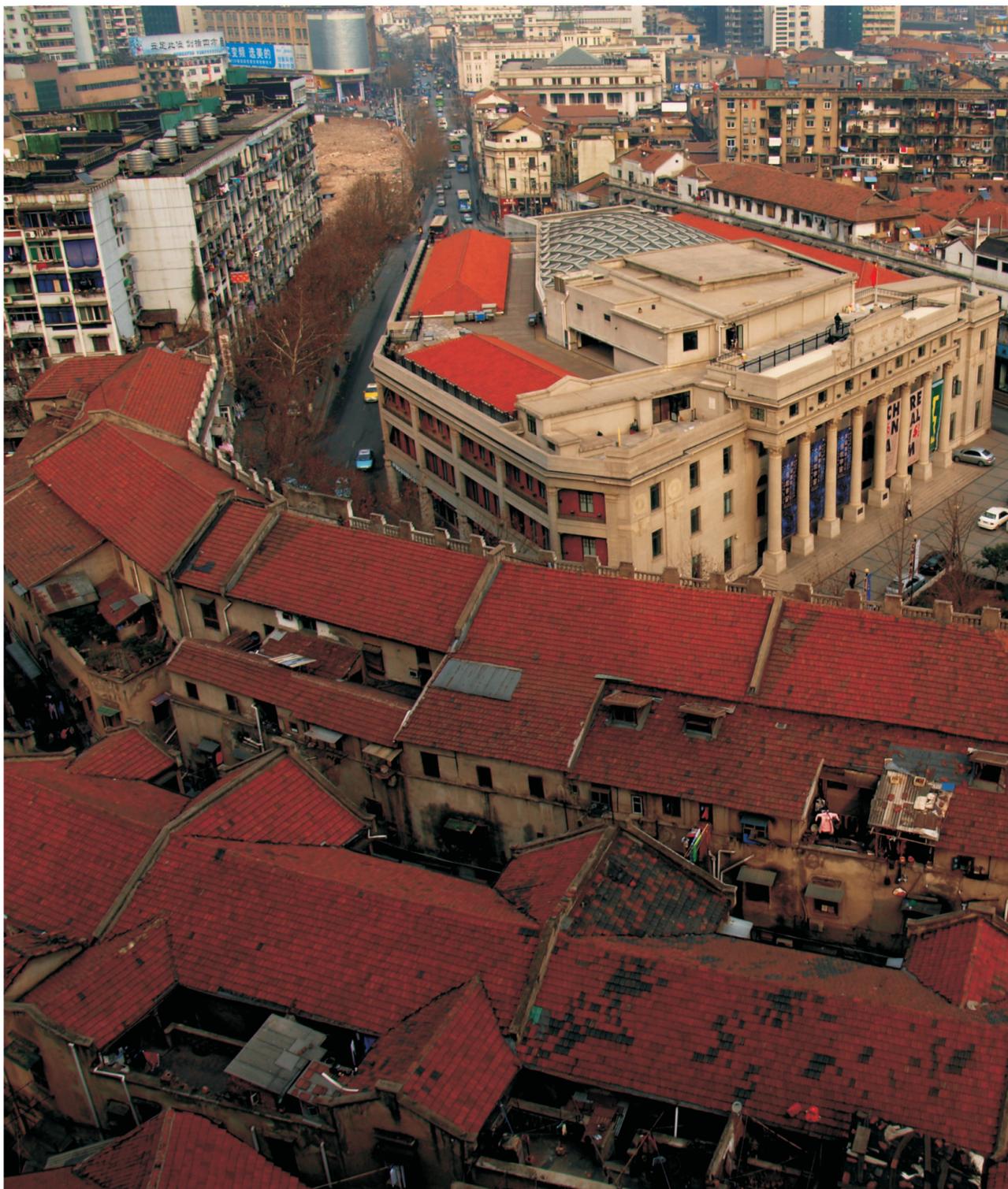
JINCHENG YINHANG

金城银行位于汉口保华路2号，为金城银行的办公楼，楼高4层，1930年由汉协盛营造厂施工建造。该楼台座较高，上21级方登首层地面，正面7间8柱，为西洋古典柱式，柱廊高三层，二层半开圆形拱窗，上部有厚重檐口和山花，设计者庄俊是最早留学西方的建筑师，被誉为中国建筑界泰斗。而金城银行是他在汉口的第一个作品，充分体现了学院派古典复兴风格。（作者：董玉梅）





金城银行原铁门上的细节（陈思 摄）



## 金城银行

百姓摄影



原武汉图书馆（今武汉少儿图书馆）  
的水磨石图案（王炎生 摄）

← 俯瞰原金城银行（改建后为  
武汉美术馆）（黎德利 摄）

## 附：图书馆

提起武汉的图书馆，在我的脑海里就充满了少年的回忆。

我的中学时代，是在武汉市第二十一中学度过的。第二十一中学是一所历史悠久的教会学校，坐落在老武汉图书馆的对面。

1949年以前，称懿训女中。

我每天上学的路上，还要路过位于原金城银行旧址的少年儿童图书馆和中山大道南京路口原大孚银行的武汉图书馆外借处。

我在上中学的四年半时间里，一直坐的就是正对老武汉图书馆的一间教室，上课时打野发呆望向窗外，就是图书馆漂亮的大楼。我是1970年初春入学的，那还是一个充满了红色的疯狂年代，每天的日常生活都被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红宝书、红像章等等政治元素如水银泄地般覆盖，那时图书馆是不开放的，也不需要开放，因为馆内的大部分书籍都被指为了毒草。毒草自然是不能读、也不必读的了。

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以后，政治气氛开始有了一些舒缓的变化。写文章时，也可以不把最高指示挂在最前面了，不跳忠字舞了，文化上的管控也有所放松，书店里开始多彩起来，图书馆也终于重新对外开放了。这样我就成了少年儿童图书馆的常客，经常在下午放学以后到那里找书看。

那时一楼的大厅还不是阅览室，我们需要在进入大门以后从右边的楼梯上到二楼，进到阅览室，阅览室的一排大窗户就在图书馆大门的上方，窗外绿树成荫，明亮、安静、干净的阅览环境，令人神清气爽。当时能够阅览的书籍不是很多，我印象最深的是在那里看完了在“文革”前曾经流行的《南方来信》，描述的是发生在越南南方的那场战争。我在那间高大宽敞、有打蜡地板的阅览室度过了很多课余的时光。

1975年，我参加工作了，有了个工作证，也就有了到我曾经天天面对的



金城银行原貌（资料图片）

电子监区域



大图书馆看书的资格。在那里，我学会了查阅图书分类卡片，知道了图书管理也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当然，在这个馆里可以阅读的书籍就多得多，记得那时我经常找的是与我的工作有关的技术书籍了，基本都是印刷和照相类的书籍。可以说，我在摄影方面的理论基础，是在那里打下的。

我的父亲有一位朋友在图书馆外借处工作，我也就有幸不需很早起来排队就得到了一张借书证，可以把书借回家了。那个外借处的很多工作人员我都很面熟，还记得有一位高高大大、长得很像外国人的漂亮阿姨，现在肯定早已退休在家颐养天年了。

时光荏苒，图书馆早已搬到了新大楼，有了更好的环境。我与图书馆的缘分也在延续。2006年和2007年，在长报韩玉晔和武汉图书馆王钢的帮助下，我先后两次得到市图书馆领导的支持，在新图书馆的大厅里为网友策划举办了网络摄影展览，开创了网友自己办大规模影展的先例。

图书馆，我对它永远都将心存感激。（作者：周光宇）



20世纪70年代原武汉图书馆的台阶上坐满读书的人群（黎德利 摄）